

清尊录
宋·廉宣

政和初，冀州客次中。或言某官之家有异事，语未毕，而某官者至。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，某既再娶矣。一日亡妻忽空中有声，如小儿吹叫子状，三二日辄一至。某问之曰：“君亦有形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即见形如平生，叙旧感泣。然近人辄引去，常相距十许步。因谓曰：“昔为夫妇，今忍不相亲？”于是相与坐堂中。某起执其手，则坚冷如冰铁，妻勃然掣手去。后五日，乃复来，愠曰：“前日遽惊我，何耶？”某再三谢之，竟不可近。久之，后妻忽梦其先祖云：“汝夫前妻为怪，乃阴府失收耳，今已召捕且获。”后数日果绝。

建炎初，关陕交兵。京西南路安抚使司檄诸郡：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粮者，悉送官，违者以乏军兴论。金州石泉县民杨广，赀钜万，积粟支三十年，因是悒悒得疾。广故豪横兼并，其乡邻甚患苦之。既病笃，绝恶见人，虽妻子不得见。自隙窥之，则时掙所藉稻苧而食之，日所食方数尺。乃死，敛毕，棺中忽有声，若追蹠者。家人亟呼匠欲启棺，匠曰：“此非苏活，殆必有怪

，勿启。”其子不忍，启之，则一驴跃出，嘶鸣甚壮，衣帽如蝉蜕然，因繫之隙屋中。一日其子妇持草饲驴，忽跳啮妇臂流血，妇粗暴忿怒，取抹草刀刺之，立死。广妻遂诉县称妇杀翁，县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验之，备得其事。

兴元民有得涂遗小儿者，育以为子。数岁，美姿首。民夫妇计曰：“使女也，教之歌舞，独不售数十万钱邪？”妇曰：“固可诈为也。”因纳深屋中，节其食饮，肤发腰步，皆饰治之。比年十二三，嫣然美女子也。携至成都，教以新声，又绝惊慧，益秘之不使人见。人以为奇货，里巷民求为妻不可。曰此女当归之贵人。于是女僧及贵游好事者，踵门一覩面，辄避去，犹得钱数千，谓之看钱。久之，有某通判者来成都，一见心醉，要其父必欲得之，与直至七十万钱乃售。既成券，喜甚，置酒与客饮，使女歌侑酒。夜半客去，拥而致之房，男子也。大惊，遣人呼其父母，则遁去不知踪迹。告官召捕之，亦卒不获。时张子公尹蜀云。

郑州进士崔嗣复预贡入都，距都城一舍，宿僧寺法

堂上。方睡，忽有声叱之者，嗣复惊起视之，则一物如鹤，色苍黑，目炯炯如灯，鼓翅大呼甚厉。嗣复惶恐，避之庑下，乃止。明日语僧，对曰：“素无此怪，第旬日前有丛枢堂上者，恐是耳。”嗣复至都下，为开宝一僧言之。僧曰：“藏经有之，此新死尸气所变，号阴摩罗鬼。”此事王硕侍郎说。

狄氏者，家故贵，以色名动京师。所嫁亦贵家，明艳绝世。每灯夕及西池春游，都城士女讙集。自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贵人家，帘幕车马相属。虽歌姝舞姬，皆饰当翠，佩珠犀，览镜顾影，人人自谓倾国。及狄氏至，靓妆却扇，亭亭独出，虽平时妒悍自衒者，皆羞服，至相忿诋，辄曰：“若美如狄夫人邪！乃相凌我。”其名动一时如此。然狄氏资性贞淑，遇族游群饮，澹如也。有滕生者，因出游观之，骇慕丧魂魄，归悒悒不聊生。访狄氏所厚善者，或曰尼慧澄与之习。生过尼，厚遣之，日日往。尼愧谢问故，生曰：“极知不可，幸万分一耳，不然且死。”尼曰：“试言之。”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：“大难大难，此岂可动邪！”具道其决不

可状。生曰：“然则有所好乎？”曰：“亦无有，唯旬日前属我求珠玑颇急。”生大喜曰：“可也。”即索马驰去。俄怀大珠二囊示尼曰：“直二万缗，愿以万缗归之。”尼曰：“其夫方使北，岂能遽办如许偿邪？”生亟曰：“四五千缗，不则千缗数百缗皆可。”又曰：“但可动不须一钱也。”尼乃持诣狄氏，果大喜，玩不已。问须直几何？尼以万缗告。狄氏惊曰：“是才半直尔，然我未能办，奈何？”尼因屏人曰：“不必钱，此一官欲祝事耳。”狄氏曰：“何事。”曰：“雪失官耳，夫人弟兄夫族，皆可为也。”狄氏曰：“持去，我徐思之。”尼曰：“彼事急且投他人，可复得邪？姑留之，明旦来问报。”遂辞去，且以告生，生益厚饷之。尼明日复往，狄氏曰：“我为营之良易。”尼曰：“事有难言者，二万缗物付一秃媪而客主不相问，使彼何以为信？”狄氏曰：“奈何？”尼曰：“夫人以设斋来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，可乎？”狄氏赧面摇手曰：“不可。”尼愠曰：“非有他，但欲言雪官事，使彼无疑耳。果不可，我不敢强也。”狄氏乃徐曰：“后二日我亡兄忌日，可往。然立语，亟

遣之。”尼曰：“固也。”尼归及门，生已先在。诘之，具道本末，拜之曰：“仪秦之辨不加于此矣。”及期，尼为治斋具，而生匿小室中，具酒肴俟之。晡时，狄氏严饰而至，屏从者，独携一小侍儿，见尼曰：“其人来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呗祝毕，尼使童子主侍儿，引狄氏至小室。褰帘见生及饮具，大惊。欲避去，生出拜，狄氏答拜，尼曰：“郎君欲以一卮为夫人寿，愿勿辞。”生固颀秀，狄氏颇心动，睇而笑曰：“有事第言之。”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劝之，狄氏不能却，为尽卮，即持酒酬生，生因徙坐，拥狄氏曰：“为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。”拥之即帟中，狄氏亦欢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犹徘徊顾生，挈其手曰：“非今日几虚作一世人。”夜当与子会，自是夜辄开垣门召生，无阙夕。所以奉生者靡不至，惟恐毫丝不当其意也。数月，狄氏夫归。生，小人也，阴计已得狄氏，不能弃重贿，伺其夫与客坐，遗仆入白曰：“某官尝以珠直二万缗卖第中，久未得直，且讼于官。”夫愕眙入诘，狄氏语塞曰：“然。”夫督取还之。生得珠，复遣尼谢狄氏：“我安得此

，贷于亲戚以动子耳。”狄氏虽恚甚，终不能忘生，夫出辄召与通。逾年，夫觉，闲之严，狄氏以念生病死。余在太学时亲见。

崇宁中，有王生者，贵家之子也。随计至都下，尝薄暮被酒，至延秋坊。过一小宅，有女子甚美，独立于门徘徊徙倚，若有所待者。生方注目，忽有驺骑呵卫而至，下马于此宅，女子亦避去。忽忽遂行，初不暇问其何姓氏也。抵夜归，复过其门，则寂然无人声。循墙而东数十步，有隙地丈余，盖其宅后也。忽自内掷一瓦出，拾视之，有字云：夜于此相候。生以墙上剥粉戏书瓦背云：三更后宜出也。复掷入焉，因稍退十余步伺之。少顷，一男子至，周视地上，无所见，微叹而去。既而三鼓，月高雾合，生亦倦睡欲归矣。忽墙门轧然而开，一女子先出，一老媪负笥从后。生遽就之，乃适所见立门首者，熟视生愕然曰：“非也。”回顾媪，媪亦曰：“非也。”将复入，生挽而劫之曰：“汝为女子而夜与人期至此，我执汝诣官。丑声一出，辱汝门户。我邂逅遇汝，亦有前缘，不若从我去。”女泣而从之，

生携归逆旅，匿小楼中。女自言曹氏，父早死，独有已一女，母鍾爱之，为择所归。女素悦姑之子某，欲嫁之。使乳媪达意于母，母意以某无官弗从，遂私约相奔。墙下微叹而去者当是也。生既南宫不利，迁延数月，无归意。其父使人询之，颇知有女子偕处。大怒，促生归。扃之别室，女所斋甚厚，大半为生费，所余与媪坐食垂尽。使人访其母，则以亡女故，抑郁而死久矣。女不得已，与媪谋下汴访生所在。时生侍父官闾中，女至广陵，资尽不能进。遂隶乐籍，易姓名为苏媛。生游四方，亦不知女安否。数年自浙中召赴阙，过广陵，女以倡侍宴识生。生亦讶其似女，屡目之。酒半，女捧觞劝，不觉两泪堕酒中。生凄然曰：“汝何以至此。”女以本末告，泪随语零。生亦愧叹流涕，不终席，辞疾而起，密召女纳为侧室。其后生子，仕至尚书郎。历数郡，生表弟临淮，李从为余言。

大桶张氏者，以财雄长京师。凡富人以钱委人，权其子而取其半，谓之行钱，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。或过行钱之家，设特位置酒，妇女出劝，主人皆立侍。

富人逊谢，强令坐再三，乃敢就位。张氏子年少，父母死，主家事，未娶。因祠州西灌口神归，过其行钱孙助教家。孙置酒数行，其未嫁女出劝，容色绝世。张目之曰：“我欲娶为妇。”孙惶恐不可，且曰：“我公家奴也，奴为郎主丈人，邻里笑怪。”张曰：“不然，汝不过少钱物耳，岂敢相仆隶也。”张固豪侈奇衣饰，即取臂上古玉条脱与女，且曰：“择日纳币也。”饮罢去，孙邻里交来贺曰：“有女为百万主母矣。”其后张别议婚，孙念势不敌，不敢往问期。而张亦恃醉戏言耳，非实有意也。逾年，张婚他族，而孙女不肯嫁。其母曰：“张已娶矣。”女不对而私曰：“岂有信约如此而别娶乎？”其父乃复因张与妻祝神回，邀并饮其家，而使女窥之。既去，曰：“汝见其有妻，可嫁矣。”女语塞，去房内蒙被卧，俄顷即死。父母哀恸，呼其邻郑三者告之，使治丧具。郑以送丧为业，世所谓仵作行者也。且曰：“仆口死勿停丧。”即日穴壁山瘞之，告以致死之由。郑办丧具，见其臂有玉条脱，心利之，乃曰：“某一园在州西。”孙谢之曰：“良便。”且厚相酬，号泣不忍视，

急挥去，即与亲族往送其殡而归。夜半月明，郑发棺欲取条脱，女蹶然起，顾郑曰：“我何故在此？”亦幼识郑。郑以言恐曰：“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张氏，寻其门户，使我生埋汝于此。我实不忍，乃私发棺，而汝果生。”女曰：“第送我还家。”郑曰：“若归必死，我亦得罪矣。”女不得已。郑匿他处以为妻，完其殡而徙居州东。郑有母，亦喜其子之有妇，彼小人不暇究所从来也。积数年，每语及张氏，犹忿恚，欲往质问前约，郑每劝阻防闲之。崇宁元年，圣端太妃上仙，郑当从御翼至永安。将行，祝其母，勿令妇出游。居一日，郑母昼睡，孙出僦马直诣张氏门，语其仆曰：“孙氏第儿女，欲见某人。”其仆往通，张惊且怒，谓仆戏已，骂曰：“贱奴，谁教汝如此。”对曰：“实有之。”乃与其仆俱往视焉。孙氏望见张，跳跟而前，曳其衣，且哭且骂。其仆以妇女不敢往解，张以为鬼也，惊走。女持之益急，乃擘其手，手破流血，推仆地立死。僦马者恐累也，往报郑母。母诉之有司，因追郑对狱具状。已而园陵使上郑发冢罪，该流，会赦得原。而张实推

女而杀之，应死。虽奏获贷，犹杖脊，竟忧畏死狱中。时吴拭顾道尹京传其事云。

建炎初，剧盗张遇起江淮间，所至噬螯无噍类，众且数十万。其裨将马吉者，状绝伟，善用兵，然颇仁慈，每戒军士勿妄杀人。曰：“为盗脱饥耳，得食则已，奈何广杀！”凡俘获士人及僧道，辄条别善遇之。有疾病，视其起居饮食甚笃。士卒得女以献者，置别室，访其亲戚还之。无所归者择配嫁娉。由是遇帐下谮之曰：“是收军情者。”遇怒扫场欲斩之，呼至数其罪，嘻笑自若曰：“贼杀贼，岂须有罪邪？何云云如是，我死固分耳。”既就地坐，瞑目合爪，视之死矣。遇虽残忍亦为变色，左右至流涕。古称得道至人，以至佛、菩萨多隐盗贼牢狱屠钓中，以其救人。如吉殆是耶。

富韩公谢事居洛，一日，邵康节来谒，公已不通客，但戒门者曰：“邵先生来，无早晚入报。”是日，公适病足卧小室，延康节至卧床前，康节笑曰：“他客得至此耶。”公亦笑指康节所坐胡床曰：“病中心怦怦，虽儿子来，立语遣去。此一胡床，惟待君耳。”康节顾左右

曰：“更取一胡床来。”公问故。答曰：“日正中，当有一绿衣少年骑白马候公。公虽病，强见之。公死后，此人当秉史笔记公事。”公素敬康节神其言，因戒阍人曰：“今日客至，无贵贱立为通。”既午，果范祖禹梦得来，遂延入。问劳稠叠，且曰：“老病即死，念平生碌碌无足言。然粗怀朴忠，他时笔削必累君，愿少留意。”梦得惶恐叵测避席谢。后十余年，修《裕陵实录》，梦得竟为修撰《韩公传》。此事尹侍郎说。

雷申锡者，江西人。绍兴中，一举中南省高第。廷试前三日，客死都下。捷音与讣，踵至乡里。其妻日夜悲哭。忽一夕，梦申锡如平生，自言我往为大吏，有功德于民，故累世为士大夫。然尝误入死囚，故地下罚我，凡三世如意时暴死。前一世仕久连蹇，后忽以要官召，才入都门而卒。今复如此，凡两世矣。要更一世，乃能以偿宿谴耳。其事可以为治狱者之戒。

《右清尊录》廉宣仲布所撰。或谓陆公务观所作，非也。盖二公同时，后人因误指耳。至大改元三月华，石山人识。

